

熱河產人參雖不及遼東枝葉皆同命畫者圖繪因感作七言我句記之  
 看傳補氣為神草近日看豎誤地精五葉五枝合洛款何對當用在橫街

# 班達里沙、蔣廷錫〈畫人參花〉 康熙宮廷百草之王

補五臟，安精神，定魂魄，止驚悸，除邪氣，明目開心益智，久服輕身延年。

——《神農百草經》



林莉娜

## 西法傳入中國

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法王路易十四命令皇家科學院派遣五位耶穌會士攜帶天文科學儀器與書籍，以「國王的數學家」身分出使中國。此團以洪若翰為首，其他尚有白晉、張誠、劉應、李明及塔恰克（Pere Tachard），他們於二十六年（一六八七）到達中國。張誠與白晉

被任命為「御前侍講」，為康熙皇帝（一六五四—一七二二）講譯天文、數學、幾何、植物、醫學等諸多知識，引起康熙皇帝對西學技藝的喜好。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康熙皇帝委託白晉返歐，招募不同領域的耶穌會士來華為清廷服務。三十七年（一六九八），與他同行回京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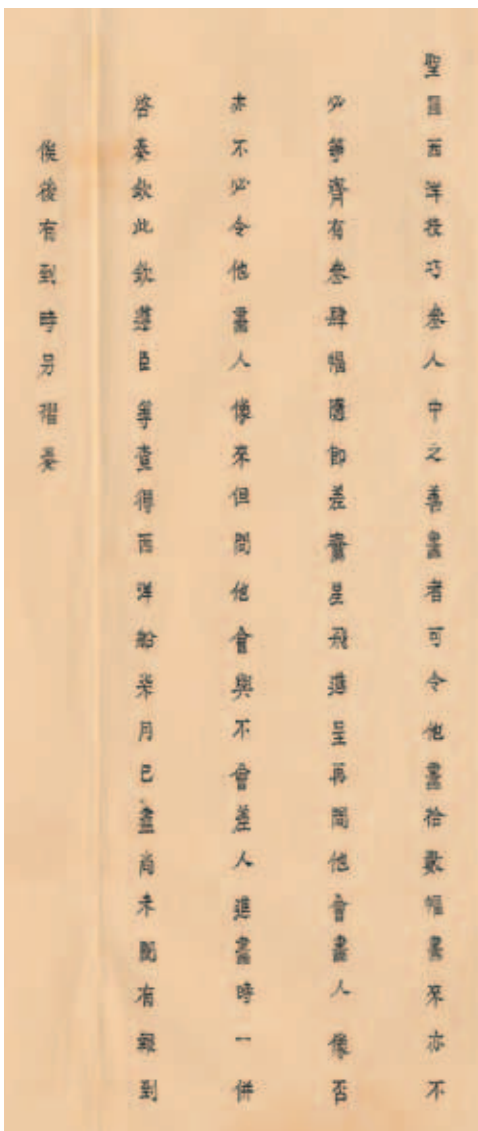
的耶穌會士，包括雷孝思、巴多明、杜德美、建築雕塑家衛嘉祿及義大利畫家聶雲龍。康熙四十年（一七〇一）十月十四日，張誠寫給巴黎郭弼恩神父信中談到：「最近兩年，我沒有陪同皇帝去韃靼巡遊，他知道我們正在修建教堂，所以把我留下來照看這項工作。感謝天主，教堂即將竣

工。……我們當然不會忘記對教堂進行彩繪，但康熙皇帝每次出巡都命杰拉爾迪諾扈從，不斷地佔用他的時間。」（註二）聶雲龍在宮中繪製油畫，也為法國耶穌會士住院——北堂（今西什庫天主堂）天頂彩繪。北堂於四十二年（一七〇三）十二月落成，隔年聶雲龍獲准返國。康熙皇帝另需尋求有藝術和科學技藝的西洋人進宮服務，四十九年（一七一〇）閏七月十四日，兩廣總督趙弘燦（？—一七一一）奏報教皇特使多羅推薦西洋傳教士并進畫像之事，收到北京轉來聖旨：「西洋技巧參人（山遙瞻、

馬國賢、德里格）中之善畫者，可令他畫拾數幅畫來，亦不必等齊，有參、肆幅隨即差齋呈飛進呈。再問他會畫人像否，亦不必令他畫人像來，但問他會與不會，差人進畫時一併啓奏。」（圖一）「星飛」指的是以驛馬星夜趕路，康熙皇帝似乎對畫家特別感興趣，義大利傳教士馬國賢先進呈山水壹幅，陳獻章遣像壹幅，抵達北京，以畫家與翻譯員身分供職於宮中。

## 中西藝術交流

康熙皇帝認為「古北口外」天氣涼爽適合避暑，四十二年（一七



圖一 〈奏覆西洋人在廣州學習漢話情形及摹畫人像奏摺〉  
《宮中檔康熙朝奏摺》 第二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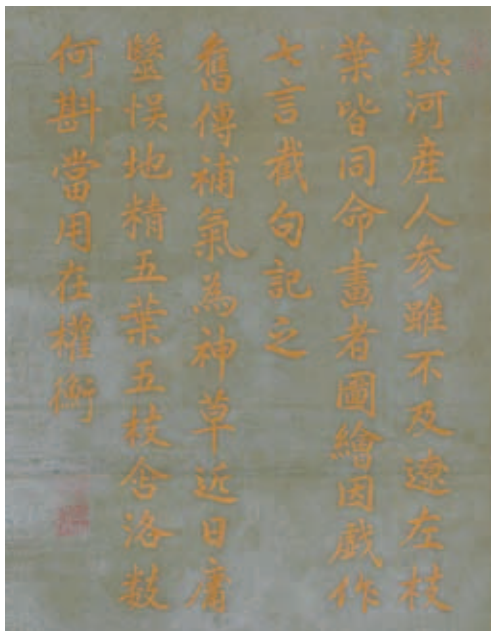
〇三）開始於熱河興建行宮，五十年（一七一—）宮殿區初步完成。此後康熙皇帝經常巡幸避暑山莊，這裏也是處理蒙古等少數民族政務之所。五十一年（一七一二），由宮廷畫家沈喻所作〈御製避暑山莊圖〉刻工朱圭、梅裕鳳依稿鑄刻成版畫。身為御用畫師，馬國賢受詔製作《避暑山莊圖詠三十六景》銅版畫，並於五十二年（一七一三）刊刻完成，康熙皇帝極為喜愛，並命其鑄印多幅，賜予皇親貴族。五十四年（一七一五），意大利耶穌會士郎世寧受馬國賢陪同晉見，進入宮廷供奉。康熙時期雖未有郎世寧題款畫作存世，估計此段時間他繼續馬國賢的工作，在西洋畫房傳授滿、漢宮廷畫家透視畫法和油畫。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四月至十二月之間，康熙皇帝曾以油畫賞賜總管內務府大臣關係、馬齊；領侍衛內大臣勒什亨（信奉天主教宗室蘇努之子）、馬爾賽公；內閣學士佛倫、戶部尚書孫查齊及四位皇子。此時馬國賢忙於傳教，推測郎世寧較有可能負責繪製如此多張油畫。康熙年間與郎



圖二-1 班達里沙《畫人蓀花》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2 班達里沙《畫人蓀花》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熱河產人參雖不及遼左枝  
葉皆同命畫者圖繪因戲作  
七言裁句記之  
舊傳補氣為神草近日庸  
醫誤地精五葉五枝舍洛穀  
何斟酌用在權衡

述：「我被帶到一個油畫家的畫室，他們都是最早把油畫藝術引進中國的耶穌會士杰拉爾迪諾的學生。……他們畫油畫的時候，不用畫布，而是用高麗紙，就用明礬水刷一下，也不做更多的準備。」（註三）清初宮廷畫師以油彩作畫，並不使用畫布，改以厚實光滑、堅韌的朝鮮箋（又稱高麗紙）為材質。高麗紙纖維甚長，吸收水份而不易吸墨。此軸登錄於《石渠寶笈·初編》，依畫上所鈐殿座章，

可知原存放地點為養心殿。此殿康熙年間曾是造辦處作坊，專門製作皇室御用物品。中西匠役與傳教士技藝之人共同在康熙皇帝指導之下，互相切磋，形成中西文化藝術交流。《畫人蓀花》題材主要描繪避暑山莊栽植人參，寫生風格近似西方靜物畫，畫家對植物生態有深刻描寫。盆景花器侈口有寬折邊，深腹、上豐下斂，矮圈足。口沿一道灰藍、紫彩相間的窄邊，外壁罩施灰藍袖局部有葡萄紫

世寧相關的繪畫資料缺載，但根據雍正元年（一七二三）九月二十八日《養心殿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以下稱活計檔）怡親王（一六八六—一七三〇）諭：「將畫油畫烏林人佛延、柏唐阿全保、富拉他、三達里等四人，留在造辦處當差。班達里

沙、八十、孫威鳳、王玠、葛曙、永泰等六人，仍歸在郎世寧（後作世寧）處學畫；察什巴、傅弘、王文志等三人革退。」（註二）（《記事錄》）可知郎世寧已在造辦處供職多年，當時服務於油畫房的匠役至少有十三名，其中六位技藝較好者，繼續

跟隨郎世寧學習，其他匠役仍留在造辦處當差，或革退送回原籍。郎世寧徒弟之一班達里沙（活動於康熙、雍正年間），《畫人蓀花》縱一三六·一公分，橫七四·二公分，是本院藏品較為罕見的油畫作品。（圖二）馬國賢曾在其回憶錄描



圖二 班達里沙《畫人蓀花》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熱河產人參雖不及遼左枝  
葉皆同命畫者圖繪因戲作  
七言裁句記之  
舊傳補氣為神草近日庸  
醫誤地精五葉五枝舍洛穀  
何斟酌用在權衡



圖三-2 蔣廷錫〈人參花〉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1 蔣廷錫〈人參花〉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蔣廷錫〈人參花〉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熱河產人參雖不及遼左枝  
葉皆同命翰林蔣廷錫畫圖  
因戲作七言截句記之  
舊傳補氣為神草近日庸  
醫誤地精五葉五枝舍洛穀  
當看當用在權衡

釉彩，或欲描繪仿鈎窰花盆。(圖二-1)畫家針對器物承光面、陰影巧妙潤飾處理，器皿表面釉質光影變化細膩。花器、几面及地面均強調光線被花盆擋住而形成的陰影區域，落影光線從左上方射向右下方。安置盆栽六方朱漆花几，下方帶有托泥，三彎腿弧線優美。從技法上看，盆內植物

前後交錯，花器及花几底座，有強烈的透視和立體效果。(圖二-2)此幅油畫表面以毛刷沾凡尼斯 (picture varnish) 透明薄膜保護層，因年久氧化，而產生白霧的狀況。中國傳統繪畫多以線條造型為主，注重平面裝飾；西洋油畫則以明暗造型為主，注重立體感表現。此軸繪法物體輪廓線

隱沒不見，油畫線條被色彩筆觸所遮蔽。班達里沙的靜物寫生，反映了康熙皇帝接納西方油畫藝術的開明態度。《活計檔》從雍正元年至十年關於班達里沙奉命繪製油畫、通景畫、絹畫的記錄，約計有十五筆。其中雍正七年(一七二九)十一月初五日，雍正下令賞給柏唐阿班達里沙：「內

務府總管查官房一所，賞伊居住；每月動用造辦處錢糧，賞給馬銀二兩。」郎中海望奏稱：「德勝門內德勝橋處有正黃旗官房一所，計二十四間半，賞給擬議定。」(《流水檔》)雍正八年正月初九日，「郎中海望傳：著護軍班達里沙畫備用山水絹畫一副。」(《畫作》)雍正十年(一七三二)五月初十日，班達里沙來帖稱：「油畫房原存盛畫大小舊木

箱等件俱破壞不全，今將此舊材料欲改做盛畫箱一個。」「於五月二十九日，做得杉木畫箱一個、條桌一張、杌子六張，司庫馬爾漢交油畫房柏唐阿班達里沙。」(《木作》)由此得知，班達里沙應是滿洲正黃旗人，任職於油畫房，職務則為畫畫護軍。另一位翰林學士蔣廷錫(一六六九~一七三二)，也奉命圖繪避暑山莊人參盆景。所作〈人參花〉絹本設

色，縱一四一·七公分，橫六五·四公分，運用清代花卉名家恽壽平(一六三三~一六九〇)傳統，鈎勒點染細膩，用色鮮艷傳神，可說是班達里沙〈畫人參花〉的姐妹作。(圖三)蔣廷錫字揚孫，號西谷、南沙，又號青桐居士，江蘇常熟人。三十八年(一六九九)，順天府鄉試中舉人，被擢入值南書房行走(又稱內廷翰林)，陪皇帝讀書賦詩，供奉書



圖五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 第四集卷三十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圓形，葉片前端長尖，邊緣有鋸齒狀。頂端長有一簇扁球形果實（人參子），成熟時呈鮮紅色，末枝都長在同一部位。（圖三二）清人林佶撰《全遼備考》卷下〈人蓂〉有云：「遼東人蓂……六月結實，若小豆而連環，色正紅，久之則黃而扁。初生一極，四五年兩極，十年後三極，年深者四極，每極五葉。」（註五）此兩

張畫中人參外型均是三極，五葉相對生。人參品質好壞由地上部分需看其極葉多少，極多表示生長年份較久愈珍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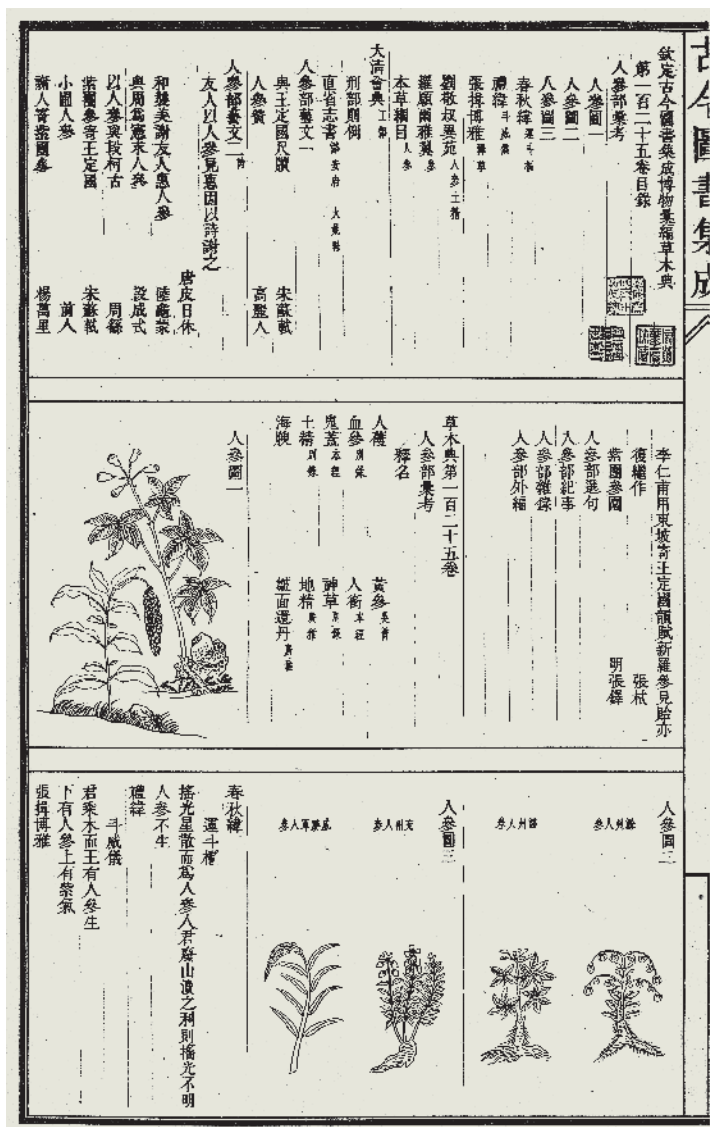
**成畫之時**

班達里沙〈畫人蓂花〉有康熙泥金書〈人參詩〉七言絕句：「熱河產人參，雖不及遼左，枝葉皆同。命畫者圖繪，因戲作七言截句記之。舊傳補氣為神草，近日庸醫悞地精。」五葉五枝含洛數，當看當用在權衡。」兩首詩文相近，均錄於《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第四集》（收錄五十一年（一七一二）至六十一年（一七二二）晚年所作）卷三十三。（圖五）康熙五十二年（一七二三），康熙皇帝兩度巡幸塞

北，第一次自閏五月初十日至九月二十日，第二次是在十一月十三日至十二月十九日，此兩張人參畫應作於第一次避暑熱河期間。康熙皇帝注重飲食起居，也服用補品，人參具有強身補食的功効，繪製此類圖像或有祝福皇帝「健康長壽」之寓意。詩文內容明確地表達作品主題，末句採不同程度的用詞，「何勘」、「當看」、「順時」，皆言服用人參應斟酌利弊而後施用，而使用劑量應從個人身體狀況考量。康熙皇帝關心喜好自然科學，學習幾何學、哲學、生理學（人體解剖學），對中西醫理頗有涉獵。詩文稱人參為神草、地精，但卻說專補元氣只是昔日傳聞，似乎不認同人參靈丹妙藥的奇妙功効。

**康熙御批奏摺**

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七月十八日，李煦（一六五五～一七二九）為曹寅（一六五九～一七二二）病重代請賜藥上奏，康熙硃批云：「南方庸醫每每用補濟（劑），而傷人者，不計其數，須要小心。曹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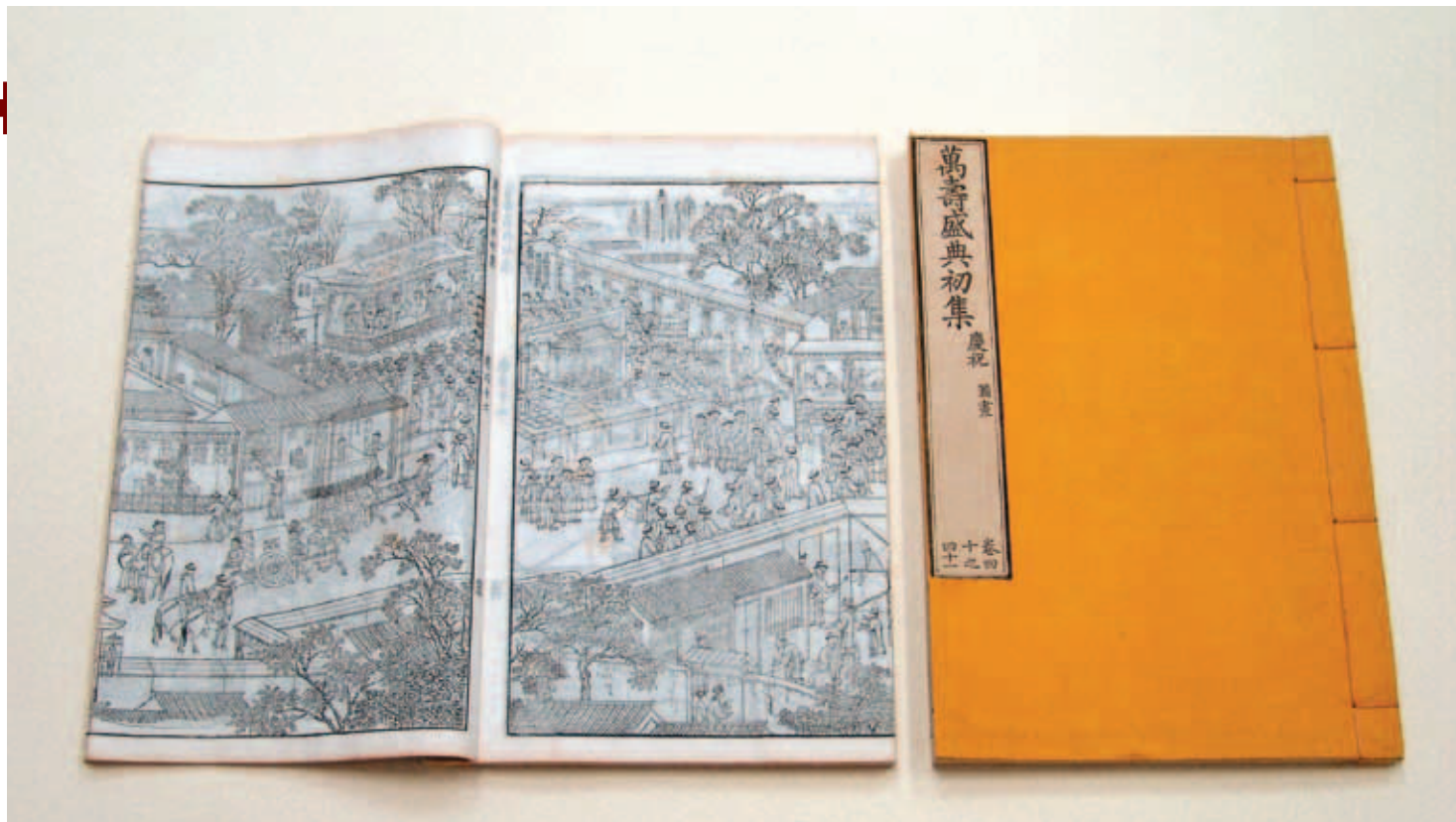


圖四 蔣廷錫《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草木典〉

畫，也承旨撰寫詔旨。四十二年，會試落第，欽賜進士，遷庶吉士。隔年授編修，歷任贊善、侍講學士、少詹事，累遷至內閣學士。蔣廷錫之父蔣伊（一六三一～一六八七）為康熙朝翰林院庶吉士，工詩善畫，研通經史，廷錫年少曾跟隨同邑馬元馭（一六六九～一七二二）、顧文淵學畫。康熙朝陳夢雷（一六五〇～

一七四一）原輯，雍正四年至六年（一七二六～一七二八）由蔣廷錫重輯《古今圖書集成》第一百二十五卷，其中〈博物彙編·草木典〉即匯集許多有關人參的文獻資料。（圖四）蔣廷錫〈人參花〉圖中盆栽枝葉高低錯落，疏密有致，色彩濃淡深淺有別。繪寫紫灰色花盆表面釉色，通體釉彩豐富多變，口沿及腹部呈現淡

褐色，盆口下方呈玫瑰紫釉色流釉，兼融西方油畫技法。（圖三二一）與班達里沙不同的是，蔣廷錫並未描繪光線照射的陰影，花器無受光或背光面，輪廓線邊緣顏色較深，相當於暗部，而花器正面突出部分顏色較淺。人參為五加科多年生草本植物，拉丁文學名（*Panax ginseng*），可譯為「完全的藥物」；滿語為「*torok otoda*」，意思是「草之首」（草本植物之首），譯成漢文即「百草之王」。人參吸收了土地的精華，故又有地精、土精之名。「參」亦稱「瀘」，有逐漸之意。西漢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中「苦參」寫作「苦浸」，「浸」即是「瀘」的省寫。漢代之後，「瀘」多已簡寫為「參」，《本草經》皆用「參」字。（註四）《神農本草經》對其藥用價值有詳細敘述：「補五臟，安精神，定魂魄，止驚悸，除邪氣，明目開心益智，久服輕身延年。」人參是名貴藥材，具有醫療保健功効。兩張畫中人參中心一莖單生直立，花梗（人參花）細長。掌狀複葉（人參葉）長橢



圖七 《康熙六旬萬壽盛典圖》 清康熙五十六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皇帝年輕時即對農藝、科學實驗有濃厚興趣，凡有優良品種植物和農作物，皆移種於園苑。康熙教子《庭訓格言》有云：「即如外國之卉，各省之花，凡所得種，種之即生，而且花開極盛。觀此，則花木之各遂其性也可知矣。」王士禛（一六三四～一七一）《池北偶談·談異五》卷二十四亦述及：「康熙戊午（十七年，一六七八），予直內廷，曾應制賦御苑人參詩，親睹其樹。」人參生產由採挖野參至移栽秧參，然後種植籽參，顯示出康熙時期人參種植科學化的演進發展。王一元（一六五八～？）《遼左見聞錄》記錄康熙二十四至四十二（一六八五～一七〇三）年間，旅居遼東之見聞，書中亦云：「得之者移植盆中以供清玩，余家僮採薪得一本，其葉五極，略似秋葵。葉每一年則長一節，深秋時結子，殷紅可愛，閱三、四年萎死。」人參藥性因栽培地理環境、氣候條件而有差異，人工種植的人參秋天會結紅果子，但僅有三、四年生而期。

「藥惟與病相投，則有毒之藥亦能救人；若不當，即人參人亦受害。」（圖八）康熙五十六年底皇太后崩於寧壽宮，康熙皇帝因憂勞過度，頭暈不寐，足背浮腫行走困難，導至「容顏憔悴、身體羸瘦」。五十七年（一七一八）正月二十一日，大學士王揆奏請皇上服補血氣之藥，康熙皇帝卻回說：「南人最好服藥、服參，北人於參不合。朕從前不輕用藥，恐與病不投，無益有損。」（註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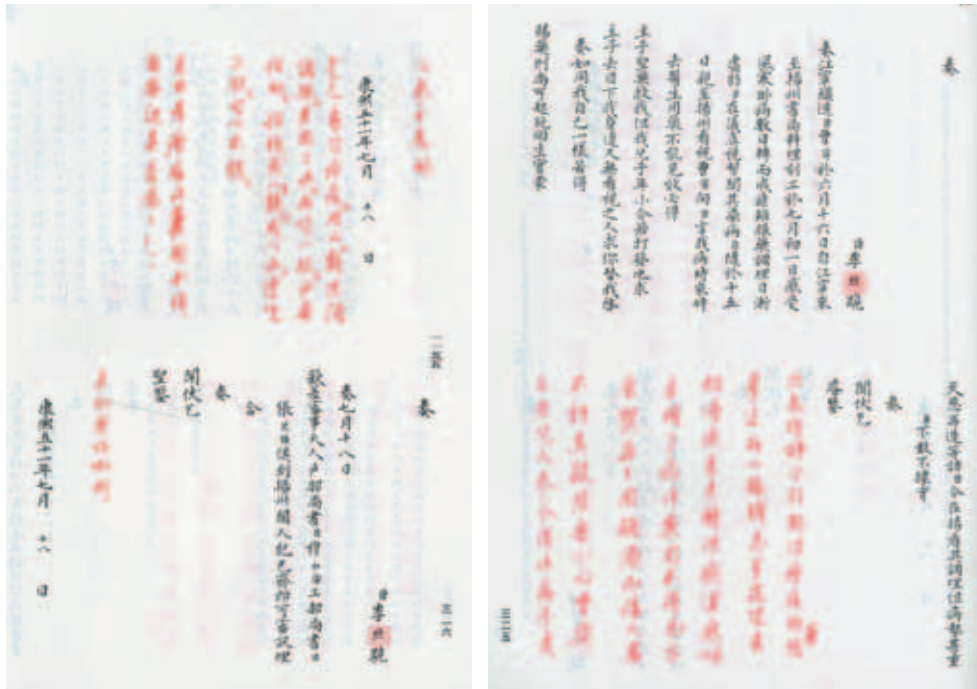
### 人參產地與種植

人參為東北三寶（人參、貂皮、烏拉草）之首，多產於長白山區，以遼東、吉林為貴。因其生長區域有限，生長期緩慢，為增加產量，康熙中期移植天然產於山野之參苗，以人工栽培，清代筆記小說或官方文書已見「秧參」一詞。道光年間吳其濬《植物名實圖考》卷七亦云：「以苗移植者為秧參，種子者為子參，力皆薄。」將東北山參移植到北京試種，亦能適應成長。人參移植內苑盆中，可作觀賞用途，以供清玩。康熙

### 傳教士與人參

人參作為滿族皇室特需供品，由皇室實行專採專賣，並從中獲取高額收入。人參的享用和支配權，充份體現皇帝至高無上的特權。康熙中期，採參業達到鼎盛時期。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內務府廣儲司設茶庫、磁庫，茶庫是一切送京人參的收貯之地。「茶庫在右翼門內西配房，併太和門內西偏南向配房，中左門內東偏配房。」「茶庫，專司收存人蔘、茶葉、香紙、絨線、經纓、顏料等項。」（註七）出庫人參多供帝后、御藥房使用，賞賜少數民族王公貴族、外藩使節及功臣官員。（註八）清廷對於人參的重視與服食，也引起西洋傳教士的注意。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法國傳教士李明（一六五五～一七二八）在華期間寫給國內的通信，彙編成《中國近事報導》於巴黎出版，其中〈致國務秘書德菲利波閣下〉信中詳細介紹：「在中國有另一類大大不如茶普及的，因而也就更為貴重的藥草，人稱人參。……人參只長一枝梗，這枝梗

元肯吃人參，今得此病，亦是人參中來的。」（圖六）「元」通「原」，「肯」北京語意即「常」。蘇州織造



圖六 《蘇州織造李熙奏為曹寅病重代請賜藥摺》 《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 第四冊（北京：檔案出版社，1985）

李熙、江寧織造曹寅之母均為康熙保母，曹寅為康熙皇帝幼年伴讀，兩人與他關係親近。曹寅患瘧疾，雖獲康熙皇帝賜藥，仍未能起死回生，於七月二十三日身故。

康熙五十二年三月，為慶賀康熙皇帝六旬壽誕，各省臣民在京舉辦盛大慶典。（圖七）年歲八十的吏部尚書宋犛（一六三四～一七一三）與子宋筠至京祝壽，並進呈古玩書籍。康熙皇帝三次南巡，皆駐蹕蘇州，由宋犛負責接待，康熙皇帝與他情誼深厚，賜宴於御園淵鑿齋，並授宋犛翰林院檢討，除賞賜《佩文韻府》、《淵鑿類函》各一部，另贈各類土產，包括上等土木人參、高麗人參各一斤，又御筆書七言律詩一首贈之。或因長途跋涉旅途勞累，九月，宋犛因病逝於西陂。康熙皇帝雖以人參相贈，卻仍救不了寵臣，兩年之內，曹寅、宋犛先後離世。康熙皇帝感慨之餘，批評指責庸醫濫用人參，延誤治療時機，對施用補藥更有所戒慎。康熙皇帝養生之道重在食補，認為藥補不能滋補氣血使身體健康。並曰：



Emperor Kangxi and the Sun King Louis XIV

展覽中呈現歐洲傳教士於清康熙年間對東西文化交流的貢獻

Sino - Franco Encounters in Arts and Culture



中法藝術文化的交會

# 康熙大帝與太陽王路易十四特展

展覽時間 > 民國100年 10.3 - 民國101年 1.3 · 週一至週日(全年無休) 9:00~17:00

展覽地點 > 國立故宮博物院 圖書文獻大樓一樓特展室



圖八 聖祖仁皇帝 《庭訓格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只分三個杈，每個杈上的葉子四片一簇或五片一簇。……在所有滋補藥中，沒有什麼藥能比得上人參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註九）書中亦

說到他有一本使用人參的手冊，而人參多用來治療突發事件與年老體衰。另一位精通數學、植物與地理學杜德美神父（一六六八~一七二〇），於康熙四十七年（一七〇八）以西方地圖測繪技術，與雷孝思、白晉前往遼東、北直隸一帶，實地勘測經緯度並製作各省輿圖。在長白山區杜氏見到採參情況，並對它的功效有直接體驗。五十年（一七一—），針對人參形態、藥性療效、生長環境之見聞，寫成報告並繪製圖樣。在寄給印度與中國教區總巡閱使的信中提到：「關於這種植物生長的地區，在看到韃靼地圖上標明它們以前，我們大致可以說它位於北緯三九度與四七度，東經十度與二十度之間。」此位置約在遼寧、吉林、黑龍江及烏蘇里江流域及朝鮮中、北部。此信後來收入《耶穌會士通信集》，康熙五十二年（一七一三）刊載於英國皇家學會科技學術期刊—《哲學匯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

註釋

1. (法)伊夫斯德托馬斯 (Jean Francois Gerbilion)，辛岩譯，《耶穌會士張誠一路易十四派往中國的五位數學家之一，一七〇一至一七〇五間張誠的書信》，鄭州，大象出版社，二〇〇九，頁一一。
2. 烏林人乃滿文音譯，意為庫使；相唐阿或拜唐阿，為當差、匠役之意。
3. 馬國賢著，李天綱譯，《清廷十三年—馬國賢在華回憶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四，頁四八。
4. 康熙四十（一七〇一）至四十五年（一七〇六）由陳夢雷（一六五〇—一七四一）原輯，雍正四（一七二六）至六年（一七二八）由蔣廷錫重輯，《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草木典〉，第一百二十五卷，有錄許多關於人參的文獻資料。
5. 林佶，康熙己卯（一六九九）舉人，值武英殿。壬辰（一七二二）特賜進士，授內閣中書。
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北京，中華書局，頁一六三三七。
7. 章乃煒等編，《清宮述聞》，章唐容輯，《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十五輯，北京，紫雲閣出版社，二〇〇九。
8. 葉志如，〈從人參專探專賣看清宮廷的特供保障〉，《清代宮史探微》，紫雲閣出版社，一九九一。
9. (法)李明著，郭強等譯，《中國近事報導，一六八七—一六九二》，鄭州，大象出版社，二〇〇四，頁二〇一。